

秧歌

□文/薄厚 □图/化雨

秧歌第一次走进东岸镇的秧歌队伍，是在三月三那个秧歌会。

秧歌很早就扭秧歌了，可秧歌娘不许她加入秧歌队。秧歌娘不陈述更多的理由，秧歌每次闹时，秧歌娘就笑着说：——我不想让你去。

秧歌就去不成了。

三月三那天，秧歌队从秧歌家的门前扭过。秧歌支了腿在窗上看，秧歌看见许多平常很俗的女人们，在秧歌队里变得很艳。秧歌的心里流了一条三月河，堵都堵不住了。

秧歌去找娘。秧歌看见娘也在看街上流动的秧歌，娘在厨房里。秧歌走到娘的背后，秧歌说：——娘，我想去。

秧歌娘不回头看秧歌。秧歌娘说：——你不去吧。

秧歌很快地说：——我去。

秧歌娘说：——去吧，我箱子底有一身秧歌衣。要扭好点。

秧歌的身子跳了一下。秧歌从

后面抱住了娘的腰。秧歌娘又说：——秧歌，有男人盯着你看时，你只可看他一眼。记住了吗？

秧歌说：——记住了。

第一次出来扭秧歌，秧歌扭得很匀称。秧歌不怯。秧歌以前看秧歌时，看见有的女人扭很羞的秧歌，秧歌就很瞧不起。秧歌想，扭秧歌么，怕啥哩，秧歌不好么，当然好。好，你羞啥哩。

秧歌就扭得很好看，看上去比秧歌队里的都好。

秧歌队扭到姚集店的时候，姚三正坐在街口卖凉粉。姚三看见人流过来了，就背了街道，对着墙眯上了眼。

姚三是不看秧歌的，姚集店的人都这么认为。姚三不看秧歌的事，几乎和姚三漂亮的凉粉一样出名。秧歌，还有人不喜欢看秧歌么，可姚三不看。——姚三，你咋不乐得看秧歌。

姚三就会笑了。姚三答：——秧歌，现在还会有秧歌么？

再问，姚三就这么一句了。

秧歌队扭进姚集店了，姚三面对墙，哼着小曲。

秧歌队从姚三的背后扭过来了，很多的小孩抓姚三切好的凉粉丝，抓一把跑进人群里去，姚三也不扭脸。

姚三的凉粉比别人的凉粉好吃。姚三的凉粉比别人的凉粉都白，都软，都凉。——姚三，你的凉粉咋回事？

姚三认真地说：——不知道。

然后就笑了。姚三是个爱笑的男人。

别的凉粉掌柜就说：——姚三，让我们看看你做凉粉。

姚三笑笑说：——都去吧。

姚三做凉粉时；很多人围了看。

姚三是打着哈欠做凉粉的，姚三做凉粉不比卖凉粉时精神好。

姚三做好了，就问：

——看清吧，和你们一样吧。

几个凉粉掌柜互相看看，一个

人说：

——口尝口尝，看和他街上卖的一样不一样。

姚三笑了。姚三说：

——口尝了得给钱。

姚三就调了几碗。

几个凉粉掌柜就蹲了吸溜完了，都看姚三。问：

——姚三，到底是咋回事？

姚三说：

——不都看见了么。

几个凉粉掌柜都说：

——姚三，日你姐。

姚三笑了。姚三说：

——我没姐。掏钱吧。

姚三的脸，长得干净，都这么说。姚三的脸上，保留着一只酒涡。男人脸上的酒涡，一般是不很好看，但姚三的脸就不一样。都说姚三怕有四十出头了，四十岁的男人保留一只酒涡，这本身已经不容易。姚三的脸上，皱纹很少，也很细。姚三爱笑，笑起来的时候，姚三象个孩子。姚三的眼角没有眼屎，嘴角也没有饭巴。姚三的不太大的眼睛很平静地看人，看东西。姚三高兴的时候眼睛很亮。姚三笑的时候，牙很白。姚三的牙黄绸子衬衫，整日里穿在身上，也不见脏。

姚三不喜欢看人家打架。人家打架时，姚三在心里为挨打的人使劲，看上去也累得咬牙切齿。姚三的扁担很软，姚三的步骤和秧歌一样耐看。姚三的口袋里总暖着一只碧青的烟烟，叫得响了的时候，姚三用刀尖削了一片凉粉送进笼子里去。

姚三的凉粉，大都卖给了女人。姚集店的男人们说：

——姚三，他都四十露头了吧。

女人们却说：

——姚三，他就是五十了，他也是个男人。

别的凉粉掌柜一天两挑凉粉，姚三一天一挑凉粉。别人卖凉粉时都吆喝，姚三不吆喝。

女人们都说，不但吃姚三的凉粉，还吃姚三功夫。姚三切凉粉的刀法，别人玩不了。姚三切凉粉的时候胳膊不见动静，姚三手里的刀发颤似地快。切完了，粉丝和挂面一样细而匀称。姚三调理凉粉时花样百出，姚三将粉丝抓到碗里，两个手指顺便在碗里一搅弄，碗里的粉丝便是莲花或是线穗了，颤颤地令人不忍下口。

女人们随便端来半碗黄豆或豌豆，姚三就给冒高一大碗凉粉。女人们吃凉粉时，姚三就一边看女人，一边笑。

女人们都说：

——吃姚三的凉粉，别看姚三的脸。你只能看他一眼，你要是看他第二眼，你吃着他的凉粉，你就想让他吃你的豆腐了。

秧歌队从姚三的背后扭过去了，姚三转过身来。

姚三看见凉粉板上的粉丝没有了。姚三有些生气地朝秧歌队远去的方向做了个丑脸。

姚三的的丑脸完成之后，却没有及时地转过来。姚三的脸仍然面对着秧歌队远去的方向

姚三看见了秧歌队里的秧歌。

姚三的目光定住了。

姚三觉得那个女子的秧歌和秧歌队里其他人有些区别。姚三不认识秧歌，他只是认为秧歌的秧歌最好，虽然姚三只朝秧歌队看了一眼。

姚三站起了身。姚三冲着花枝招展的秧歌队喊了一声：

——秧歌！

姚三的声音很大。秧歌听见了，秧歌笑了，因为秧歌以为有人在喊她，因为那个喊她的声音是个男人的声音，嘹亮而动听。

秧歌回头看了一眼。秧歌看见了姚三。在秧歌的第一眼里，姚三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秧歌有些怪，秧歌想，看上去是一个很平常的男人呀，他喊我名字的声音为什么会熟悉而顺畅呢？

秧歌就回头再看第二眼。在秧歌的第二眼里，是姚三的热切的面孔，秧歌看见那人白皙的面孔上酒涡在旋转。

看罢第二眼，秧歌才想起娘的话：

——秧歌，有男人盯着你看时，你只可看他一眼，记住了吗？

秧歌有些必懊恼，这个男人！凭什么就让她两次回头看他呢，他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吗。

秧歌又回头看了一眼。

秧歌的眼光，照见姚三面上的泪水。秧歌心里在说：

——这个男人，你喊我的名字，我没有骂你呀。我只是看了你几眼，你就吓哭了么。

秧歌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发酸。秧歌觉得那人象个孩子，秧歌的心底漫过似水柔情。秧歌想走回去，用手轻轻抚去那个男人脸上的泪水，可汹涌的人流，将她挤走了。

姚三知道了，他看见的那个秧歌扭得最好的女子，她叫秧歌。姚三在喊秧歌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她叫秧歌。

姚三心里明白，他口里喊的秧歌，其实不是那个回头的女子的名字。姚三只是看到她的秧歌很好。

姚三其实是喜欢看秧歌的。姚三心里的秧歌已远远不是很多的男人们心中的秧歌。很多的男人们心中的秧歌就是奶子在身体扭动时的美妙的摇晃，可姚三心目中的不是。姚三心目中的秧歌是一种很好的东西，姚三觉得比他的凉粉好，

比他摸过的所有的女人的奶子都好。可姚三的口里却是说不出来的，或者是不愿说出来的。

当姚三看到秧歌的秧歌时，他象在不远处发现了他丢失已久的一件东西，他想把它捡回来，可感到自己的双脚一步也迈不出去。当姚三的心里感到痒痒的时候，他大声吼了出来：

——秧歌！

姚三吼出来，感到很快活。姚三在自己的吼声响起时，看见那个认为是在真正扭秧歌的女子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姚三看见那女子受惊的兔子似地朝他看了第二眼，这时姚三笑了。姚三笑过之后又感到一阵心酸，这时候那女子看了第三眼。于是女子看见了姚三脸上的泪水。

姚三知道那女孩叫秧歌了，姚三的脸上笑着，眼里却不停地流着泪。

姚三象做梦似地站着。姚三做梦似地打量着自己的周围。姚三的嘴里咕嘟着秧歌秧歌秧歌……

姚三的梦回到了很远的地方。

姚三哭笑不得地嘟哝道：

——人这一生，真是扯球蛋啊！

秧歌队扭出姚集店的时候，秧歌回头看了一眼。

秧歌的步子乱了。天色暗下来了，暮色里，秧歌看见了那个卖凉粉的男人，他象是丧了魂似地跟在秧歌队的后面，他肩上没有了凉粉挑子。

秧歌队走过一片树林，秧歌走出了秧歌队。

——秧歌走向了姚三。秧歌说：

——你是谁呀，你喊我做什么呢。

姚三说：

——我是姚三。我没有喊你，你的秧歌好，我只是在吼“秧歌”哩，你叫秧歌么？秧歌是一种很好的东西哩。

秧歌笑了。秧歌想，这个男人有点滑头。但秧歌很喜欢。

秧歌打量着眼前的男人，秧歌说：

——姚三，我看着你好面熟呀，只是记不清在哪儿见过。

姚三笑了，姚三的酒涡，秧歌看上去有点心慌，姚三说：

——其实我很喜欢秧歌哩。我早就知道，秧歌是世上最好的东西哩。

秧歌笑了。秧歌想，姚三真会说话呀。秧歌心里的那条三月河，在身上流动得很快。秧歌觉得，它就要流出来了。

秧歌走近了姚三。秧歌说：

——姚三，姚三。

姚三将秧歌搂进了怀里，姚三说：

——秧歌，秧歌。

秧歌将身子贴紧了姚三，秧歌感到，三月河，它就要流出来了。秧歌喃喃地说：

——姚三姚三姚三姚三。

姚三叹了口气。秧歌感到姚三的胳膊慢慢地松开了。

秧歌死死地抱住了姚三，秧歌感觉到天黑透了，秧歌有些绝望地说：

——姚三，你有了女人了吗。

姚三笑了。姚三笑着抚了抚秧歌的脸。姚三说：

——没有。可我睡过一个女人，她叫秧歌，她的秧歌可真好啊。

姚三苦笑说。姚三苦笑着说：

——我睡了她，她就不再是我心中的秧歌了。我心中的秧歌，是秧歌！你知道吗？我要你好好地做秧歌。

秧歌哭了。秧歌伏着姚三的肩膀，无声地饮泣。秧歌说：

——姚三，我知道了。你不是个平常的男人，姚三是个好男人。

秧歌笑了。秧歌说：

——明天，我还扭秧歌。

姚三笑得象个孩子。姚三说：

——我还来看。你好好做秧歌，我就跟在你后面。

秧歌说：

——你的凉粉挑子哩。

姚三说：

——我只要秧歌。

秧歌回家了。秧歌娘问：

——秧歌，你回家恁晚。你遇见男人了吗？

秧歌喊了声：

——娘！

秧歌就笑了。

秧歌娘也笑了。秧歌娘问：

——是谁呀？

秧歌说：

——姚三。

秧歌娘问：

——谁呀？

秧歌说：

——姚三。

秧歌娘不说话了。秧歌娘半晌没有说话。秧歌娘问：

——他要你了吗？

秧歌忧伤地笑了。秧歌说：

——姚三不是个平常的男人，你不懂。

秧歌娘笑了。秧歌娘叹了一口气。秧歌娘说：

——姚三，姚三。

秧歌娘苦笑一声。秧歌娘抚了抚秧歌纷乱的鬓。秧歌娘说：

——秧歌，把秧歌衣换掉，换上你最好的衣裳。

秧歌娘转身进了里间，秧歌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秧歌换好衣裳的时候，秧歌娘从里间走了出来。秧歌娘手里端了

一碗淡红色的水。

秧歌娘将碗递到秧歌手里，秧歌娘说：

——秧歌，你得把它喝下去。

秧歌看看娘，秧歌说：

——娘。

秧歌娘笑了。秧歌娘慈祥地拍拍秧歌的头，秧歌娘说：

——秧歌，你知道娘的小名吗？

秧歌看看娘，秧歌看看娘……

秧歌笑了。秧歌说：

——我知道了。娘，你也是秧歌！

秧歌娘和秧歌，都笑得很开心。

秧歌娘说：

——那是我第一次进秧歌队。那时，秧歌队从姚集店扭过的时候，姚三正坐在街口卖凉粉。秧歌队扭过街口，我听见有人喊“秧歌”！

秧歌笑了，秧歌拉起娘的手，轻轻地摇晃，秧歌手里的碗，也在轻轻地摇晃。

秧歌娘说：

——我想这是谁喊我呀，我就回头看了一眼。我看见了姚三，那时姚三是个白净的大孩子哩。

秧歌拉着娘的手，轻轻地摇晃。

秧歌娘说：

——我想我不认识这个孩子呀，他咋会认得我？我就回头看了第二眼。我看见姚三笑了，姚三的酒窝，那时才深哩。

秧歌流泪了，但秧歌在笑。秧歌说：

——娘，我知道。

秧歌娘说：

——我就看了他两眼哪，他就撇下凉粉担子追赶秧歌了。

秧歌笑出声来。秧歌说：

——娘，我知道。

秧歌娘说：

——其实，姚三那时不是在喊我哩。他说他只是想喊“秧歌”，姚三喜欢秧歌，他说秧歌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他那时是看我的秧歌好，才冲我喊秧歌哩。

秧歌笑得浑身乱颤。后来秧歌不笑了，秧歌问：

——娘，姚三要过你，是吗？

秧歌娘苦笑，秧歌娘说：

——他哪里肯。我就缠了他一回呀，我只是想给姚三养个孩子。可姚三从我身上爬起来，他就没有踪影了。

秧歌说：

——娘，你比我幸福。我知道了。

秧歌端起了手中的碗，秧歌说：

——我喝了就不能见姚三了，可我得喝。

秧歌娘笑了。秧歌娘说：

——只有这样了，你才能摆脱姚三呀。你大了，你懂事了。

秧歌想象小闺女时那样，再撒一次娇。秧歌想让娘在碗里放点糖。可秧歌没有。

秧歌把碗举到唇边。秧歌认真地对娘说：

——我喝完水，娘去找姚三，叫他还卖凉粉。叫他把凉粉摊支起来。男人，没事做，不饿死也会闷死的。

秧歌说完，秧歌闭上了眼。秧歌感到头有些晕，秧歌哼了几声姚三呀姚三呀姚三呀，就张开了小嘴。

秧歌手里的碗被娘夺走了。秧歌去夺时，秧歌娘的脸已埋进了碗里。秧歌夺回碗时，淡红色的水只剩了半碗了。

秧歌说：

——娘，娘。

秧歌娘喝得有些急。秧歌娘咳

嗽了几声，又笑了。

秧歌娘说：

——秧歌，将那半碗端给姚三。那半碗该他喝！你还年青啊。

秧歌娘说完，就倒下了。

秧歌站在娘身边，想了想。秧歌把娘抱到了炕上。秧歌想娘怎么这么沉啊。

姚三坐在村头树下，等待秧歌。姚三看见秧歌手里端了一只碗，姚三感到很好笑。姚三说：

——给我端了碗水吗？秧歌你疼我哩。

秧歌笑了。秧歌将碗递到姚三手里。

姚三将碗端起来。秧歌说：

——姚三，你等一等。

姚三看看秧歌。姚三笑了问：

——咋啦？

秧歌说：

——俺娘，她小名也叫秧歌哩。

姚三问：

——秧歌你说啥？

秧歌说：

——俺娘，她小名也叫秧歌哩。

姚三问：

——秧歌你说啥？

秧歌笑了。秧歌说：

——姚三你聋了吗？我是说俺娘，她也叫秧歌哩。

姚三听清了。姚三仔细看秧歌。姚三说：

——秧歌，你比你娘俊，你比不上你娘的秧歌。

秧歌笑了，秧歌说：

——俺娘已喝了半碗了。剩这半碗，是你哩。

姚三笑了。姚三笑得象个孩子。姚三笑得浑身发颤。

姚三看着秧歌，小声说：

——秧歌，我真有福气呀。你要好好做秧歌。

姚三举起碗，仰起脸对着天空。姚三大声笑着说：

——秧歌，我姚三，有福气呀！

姚三将碗凑到嘴边。秧歌双手抓住碗，夺回去了。

秧歌一口气喝完了。秧歌呛得满眼都是泪花。秧歌说：

——姚三，那半碗该我喝，俺娘替我喝了。这半碗该你喝，我替你喝了。

姚三说：

——秧歌秧歌秧歌秧歌。

秧歌为姚三抚着脸上的泪，秧歌说：

姚三你别流泪，男人不流泪。

姚三说：

——秧歌秧歌秧歌秧歌。

秧歌将头靠在姚三肩上，秧歌说：

——姚三，再将凉粉摊支起来。男人呀，没事做，不饿死也会闷死的。

秧歌最后叫了一声：

——姚三。

秧歌就倒在姚三的怀里了。

姚三的凉粉摊支起来了。在姚集店那道街口。

姚三的凉粉，围着吃的女人很多。

姚三的笑还象孩子一样，姚三常常笑。

有时候，有路过的人喊：

——姚三，看秧歌去呀。

姚三说：

——日你姐，哪里有秧歌。

路过的人说：

——东岸镇呀，那里又起秧歌队啦。

姚三笑笑说：

——秧歌死了。

责任编辑 韩国平

龙灯

□
文
薄
厚

龙灯认识玉米是在那年八月十五晚上。那天的龙灯会上，龙灯是龙头。龙头需要的是巧劲，龙灯干巴巴的，有的却是巧劲。龙头到了龙灯手里便有声有色。龙头扎得青面獠牙，龙头甩到哪儿的时候，哪儿的人都害怕地或是佯装害怕地尖了嗓子跑开，让龙头威风凛凛。那天晚上，龙灯将龙头甩向路边的人群时，人都尖叫四处奔逃。有一个人不躲，直了眼看龙头。龙灯在龙头的玻璃眼里看见了玉米，玉米的粗蛇似的黑辫子沉甸甸地压在胸前。

玉米说：

——喂，你是东岸镇的龙灯么？

龙灯说：

——你是谁？

玉米说：

——我是商水张庄的，我是张玉米，你的龙头好把式哩。

龙灯说：

——我干那事儿也是好把式。你在镇东头等我。

龙灯说完，甩着龙头朝玉米作了两扑，张玉米便尖叫着跑了。

玉米想东岸镇的龙灯呀，你睡了多少女子，你真的在乎我么。玉米想王八蛋别是哄我吧，我真的当真吗。玉米想着骂着走进了小树林。月亮当空照时龙灯没来，玉米听见了龙灯会的锣鼓很远。玉米想只要锣鼓响着，龙灯就在舞着，他舞完了就来了。月亮偏了，没来。玉米想张玉米你还小么，你这么地被人要么，你回家吧。可脚步却走不动。月亮偏得很了，还没来。玉米想，我还等么，龙灯不会来了，玉米又想：天